

春天苹果树开花的时候，果园里像飘浮着粉红色的雾。

有一棵苹果树在果园的边缘，和大家一起开花。但是，苹果花不是一分钟内一起盛开的，比如说，东东就比娟娟迟开了一天。东东打开了粉白色的花瓣时，幼兽睁开眼睛一看清楚了眼前的世界，他看到了树冠顶上粉红色的娟娟开得真是璀璨——

“她真美!”

是的，娟娟开在树冠的树梢上，因为光线最先照到，她提前盛开，花朵已经很大了。

东东每天抬头看娟娟几次，看不够似的。

可再怎么美丽的花也得凋谢，苹果树也不例外。

花落后，很小的绿苹果长了出来。东东长在树冠底部那根枝条上，是那根树枝惟一的苹果。层层横斜的树枝叠压在他上面。娟娟在树冠最顶上，和3个苹果挤在一簇叶子上，夜里，不仅她们磨牙打喷嚏的声响常常弄醒她，白天，她还要忍受她们琐碎地说长道短。另两个苹果总是关心和减肥。一个苹果发胖不是更可爱吗？娟娟不懂她们到底要干什么。

东东感到寂寞时，就抬头喊一声：“娟娟!”娟娟听到东东喊，就低头笑了，他叫她，她感到幸福。

“你看见北斗星了吗？”东东问。

“是的，就在我头顶上方。”娟娟回答。

“如果我也能看见，会多么幸运啊!”

“我可以给你描述，东东，北斗星分布在夜空，像鸟翅展开一样美。”

在深深的子夜，东东也能听到娟娟说话。

然而，夏天时，糟糕的一天来了，有一条约牙齿锋利的虫子，咬破了娟娟的皮肤，啃掉了娟娟很大一块果肉。娟娟痛得哭了……

东东在下面除了焦急，别的什么都做不了。一个苹果帮不上另一个苹果什么忙。

“你很痛苦，对吗？”

“也不完全是，痛苦是在心里发生的事情，这条该死的虫子，只是伤了我的皮肉而已，但我——很丑了。”娟娟坚强地说。

最艰难的是，疼痛消失后，让伤口愈合。连续的雨天，如果伤口溃烂扩大，谁能保证她不从枝头上跌落下去呢？那样的话，她的一生就什么都完了。因此，娟娟一边接受雨水洗涤伤口，一边内心祈祷阳光快出来。

太阳光温暖地照在树冠上。娟娟在枝头快乐地随风旋转着，跳舞一样，接收更多的光线进入身体里。终于，她的伤口结疤了。

“东东，我很难看了，对吗？”

从洞口透下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。安生拿出小刀，在洞壁上划了一个“丁”字。他对端午说：“这是我们在洞里过的第二天了。”

洞里慢慢地变成漆黑一片。大地在他们的头顶，关闭了那扇带给他们希望和想象的天窗。

“没人听到我们的喊声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。”端午担心地说。

“不会的，我们还有糍粑，能挺很多天。”安生安慰他们说。

他们不去生火，安生说过，剩下的那点柴枝，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。

洞里没有一丝风，夜深的时候水汽浓重，又冷又湿。巨大的寂静里，他们闻着浓重的水腥味，想着如何才能走出去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两个人躺在硬硬的石头上，互相抱着对方的脚取暖。

又一天来临了，两个人却昏沉沉的，因为心情越来越复杂，夜里没有睡好。

安生从包袱里取出糍粑，一人一个，慢慢地啃。

安生说：“我们要分配好糍粑，每个人每天只能吃两个。还要分配好时间，隔一阵就喊10声，要一齐喊，让声音大一些。”

他希望在洞里坚持得更久一些。端午懂了，点了点头。

他们渴了，就捧了潭里的水喝。可是，漫长的一天又过去了，外面仍然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喊叫声。

他们躺在硬硬的石头上，心事重重的，睡不好。有时候端午睡着了，安生还醒着。有时候安生睡着了，端午是醒着的。有时候他们都醒着，却不想说话。走不出洞去的恐惧像一块巨大的岩石，压在他们的心上。

安生在黑暗中撑起身子坐了起来，说：“端午，反正睡不着，我们来说故事吧。”

黑暗中沒有应答的声音。安生知道，端午是醒的，只是不想说话。

“端午，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吧。”安生冷静地说。

“嗯。”端午轻轻地应了一声。

“我爸爸，还有我妈妈，是在我身边死去的。”安生缓缓地说，“我家在长沙的乡下，离城里有30多里路。日本鬼子第一次打到我们那里，我还小，是爸爸妈妈轮流背着，逃到了浏阳的大山里。日本鬼子被打退了，我们回到家，听说长沙城被大火烧掉了，烧了五天五夜。”

端午慢慢地坐了起来。

“过了两年，日本鬼子第二次打到长沙。鬼子兵要攻进长沙城，我们那个村子成了他们要经过的路线。炮火在夜里打过来，把我们家的房子炸倒了，我爸爸被炸死了，我妈妈趴在我的身上，救了我的命。”

端午拉起安生的手，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手在抖，还是安生的手在抖。

“邻居大伯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拉出来，带着我躲到一座石桥上。我的身上满是血。我吓傻了，以为自己也要死了。我其实没受伤，衣服上的血是妈妈的血。”

安生停止了说话，他说不下去了。过了一阵，他又接着说。

“后来，我叔叔找到了我。他在第一师范读书，还没毕业呢。他带着我逃到了湘潭，日本鬼子又打来了，我们就逃到邵阳。我叔叔在文昌小学教书，让我也在学校读书。我在那里读了一年，学校办不下去了。我叔叔当不成老师，就给人挑水、打短工。前不久，他给人挑了盐，去洪江了。我要去洪江找他。”

安生走了很远的路，吃了很多的苦。他有一个待他很好的叔叔。

“安生，我也没有爸爸妈妈。”端午对安生说。



插图·帕兰

东东心里一阵难过……

但他说：“在我眼里，娟娟仍然最美。”

到深秋了，这时的苹果们急着让自己变红，体现香甜的颜色。娟娟和她旁边的苹果很快就都晒得红彤彤的。红彤彤的娟娟也还是一个干巴了的伤痕。

东东却没有变红，大部分的身体还是绿绿的，好像秋天不理他。这是由于他在树冠最底部的枝条上，有许多叶子遮住了光线。东东有点儿忧愁了。

“娟娟!”

东东轻轻叫着红彤彤的娟娟，他的忧愁，也会成为娟娟的忧愁？

是的，娟娟看着东东，心头泛起了不安……

但是，娟娟的忧愁更为深沉。

她要首先掉落到地上！那，也许就是永别。

“东东，你要坚持到底，让自己变红，变甜。”

一天夜晚，娟娟从枝头上咚的一声落下了——

她掉入苹果树下冰凉的草丛里。

东东焦急地喊起来：“天啊，娟娟！没有你

■短篇童话

果园里的亲密

(外二篇)

□小 山

在树冠，这儿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可娟娟已听不到苹果树上的任何声音了。哦，一个苹果留不住另一个苹果!

娟娟绝望地躺在草丛里，忍受死亡般的寂静。

然而，大地深处响起了咚咚咚的鼓声，仿佛心脏在胸腔里一样跳动着，节奏有致。在草丛里静静安卧的娟娟忽然听得分明。大地的心跳!苹果树的树根离自己是那样切近，她好像幸运地重返童年——

树上的东东，孤单地忍受越来越冷的秋风。苹果树上只剩下他在树冠上了。东东记住了娟娟的话，让自己耐心地坚持，等待变红、变甜……有一天中午，在东东的内心，猛然又溢起了蜜一样的滋味，顷刻，他觉得自己散发出了美妙的香气……

就在这时，风吹了过来——

“咚”的一声，他也掉落在树下的草丛里!

东东和娟娟又在一起了。

在苹果树下，他们一起听着大地如鼓的心跳，果园里风徐徐吹着，无需再担心分离和危险。他们甜美的爱，也像北斗七星一样夜夜闪亮。

紫色的小花

一棵墨绿色叶子的小草长了出来。她长在乌拉草身边。

乌拉草也叫羊胡草，好像一把山羊的胡须从山坡冒出来，在紫紫村的山上。

春天过去了。这墨绿色的小草已经有了好几片叶子，婀娜地挺拔在乌拉草旁边，而且抽出了自己的花蕾，像举着一个小小的奶白色灯笼。

夏天的蝉鸣，嘹亮振动在北方升腾的热空气中……

奶白色的小灯笼打开了，成为色彩浓烈的一朵花。

“你现在才开花呀？”乌拉草问她。

的星辰彼此呼应着，就连飞舞的天使也振动透明的翅膀，遥望山坡上温柔的她……

一片树叶

一只麻雀正在草地上散步，忽然，一片淡红色的树叶飘落到脚下，麻雀高兴了：

“哦，我捡到了一枚上天给我的叶子!”麻雀自言自语，“现在，我要想一想这片树叶能做什么了。”

“在树叶上给远方的布谷鸟写封信吧，她在山脚下孤零零地叫着，会盼望一封问候她的信!”可这只麻雀找不到邮递员肯送信，理由很简单：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树叶写信？太老土了!

“我给蜗牛制一个树叶书签吧。蜗牛喜欢看书，但他的阅读速度太快了，一个下午读完100页，再拿起书不知读到了哪一页。”然而深秋了，蜗牛早已藏起自己，麻雀找不到他在哪里。麻雀只好叼着这片树叶回家。

夜里入睡，麻雀梦见这片树叶在海面上像一只小红船，船上装着谷物，要去往非洲……醒来，麻雀一下子找到了树叶的用途：

“哈，沙漠上的非洲孩子最希望一片树叶出现了!”

麻雀马上飞往码头。她找到了身强力壮的海鸥，恳求他：“亲爱的伯伯，您能否把这片树叶带到非洲港口?”

海鸥在海上到处旅行，差不多去过世界上所有的港口。但是，他不会嘴里叼着一片树叶登陆。他拒绝了麻雀：“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做，我会让所有船员取笑我的，一片树叶是很没用的东西。”

麻雀只好带着树叶回到草地上。

她发呆地想着：“难道我不能用一片树叶带给他人一点儿欢乐和幸福吗?”

大树听到了麻雀的话，摇着高高的树冠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家伙，别到处乱跑，折腾这片树叶了!请把树叶放回到我的脚下吧，不必再为它浪费精力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我还给母亲大地的一件礼物，为了报答她让我成长起来。”

麻雀登时羞红了脸!她惭愧自己一脑子的想法，却反而帮了倒忙。

大树却又说：“噢，小邻居，我也要谢谢你!是你，给这片树叶带来了更多爱的气息，这正是我想给大地的最重要的东西。你看，这片树叶因为你，它已经更美了!”

麻雀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她放下树叶，心情轻松地走回了家。

一个结，身体又往上移动了一点。

他从绳子上下来，说：“这是我在体育课上，我最喜欢的韩老师教的。韩老师说，学一些技能，有时候能救自己。今天，这步云结真用上了。”

端午走进潭水，水很深，踩不到底，他攀上绳子，学着踏步云结，感到挺吃力。他终于学会了，喘着气从绳子上下来了。

安生这样安排：端午先爬出洞口，抛下绳子把两个袋子提上去，他自己最后爬出洞出去。

“爬到半途上，会很累的，一定要挺住，千万不能掉下来。”安生说，“重新爬上去，你就更没力气了。我们得吃个糍粑，长点力气。”

“好。”端午说着，接过糍粑啃起来。

准备攀绳了，端午吸了一口气拉着绳子，走进潭水里去。他抓着绳子，脚套在结里了，双手往上攀。攀到空中，人晃来晃去，十分吃力。

“手要抓紧，慢慢往上攀。”安生仰着头，看得心惊肉跳，生怕端午不小心掉下来。

每上升一步，绳子勒得手掌生痛。一只脚套在结里，支撑着全身的重量，脚也特别痛。端午使出了全部的力气，缓缓地攀上去。

“端午，每一步都要小心，不能大意。”下面传来安生的声音。

端午顾不上回答，往上一步一步移动。到了高处，绳子勒在石壁上，要抓住绳子，手指得抠进绳子背后去，指头被石头磨出血来。他摸索出了一点经验，用一个手撑着石壁，让身体改变角度，绳子就从石壁上离开一点点，然后再抓住绳子。

安生望着洞口的光线被端午的身子遮来掩去，听到他传来沉重的喘息声。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

终于，他看到，那个圆圆的洞口被堵塞住了，过了一会，圆圆的洞口重新变得明亮了。端午已经拼命爬了上去，安生顿时坐倒在地上。

过了好一阵，绳子被抛下来的一个石头带着，从洞口垂下来了。安生把两个袋子系在绳子上，用力地晃了几下绳子。袋子慢慢地升上去，升得很慢。端午肯定是没有力气了。

当绳子再次被抛下时，安生攀了上去。绳子上有股浓腥味，在他的鼻翼前浮动。那是端午手上和脚上磨出的血散发的腥味，安生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
他用尽力气，爬出了洞口，静静地躺在端午身边，手脚麻木了。他们再也没有力气说话，更没有力气动弹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端午动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听到了鸟叫声。”

安生挣扎着坐起来，说：“我也听到了，很多只鸟在叫。”

他们发觉自己在一片陡峭的石坡上，对面也是茫茫天色，不见人影和村落。归巢的鸟儿呼叫着同伴，天色已经暗下来。他们挣扎着站起来，两个人变成了野人似的，衣服破成碎片，脸色灰黑，头发蓬乱，狼狈极了。手和脚被绳子磨破了皮，火辣辣地疼痛。

“这是在半山腰。”安生说着找出了小刀，从长绳上割出两节短绳，拿一根把自己的衣服捆扎起来。端午也照着扎好衣服。

安生爬上去解绳子，它系在离洞口有一丈多远的一棵老杨公树的树桠上，被拉得特别紧，怎么也解不开。他用小刀把绳子割断，放在包袱里背着，也许还用得上。

陡峭的石壁上很滑，只能慢慢地往下爬行。脚踩在地上，痛到心里，嘴里丝丝地吸气。

山顶上忽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，他们吓了一跳。

他们忍着脚上的疼痛，从石坡上爬下来，互相搀扶着，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片灌木林。

(《蓼花鼎罐》，邓湘子著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12月1日出版)

■书 摘

蓼花鼎罐

□邓湘子

安生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安静地听端午说话。

“我家住在陈家湾，那是个小山村。我爷爷和我爸爸在村口开了一家造纸坊。”端午说，“你知道土纸吗？逢年过节，在上面凿了铁钱印，敬祖宗、敬神，都烧那种纸。”

“那种黄纸啊，我见过。”安生说。

“土纸造好了，要挑着出门去卖。”端午说，“我两岁那年，快过中秋节了，我爸爸挑着一挑土纸出门去了。中秋节，家家户户要烧纸的。可是，我爸爸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“后来也没回来吗？”

“一直没有回来。”端午说，“有人说，他被土匪抢了钱，人也被杀了。也有人说，他被拉了壮丁，刚拉到打仗的地方，被枪子打死了。爷爷挑了纸，一路卖纸，一路打听，出门好多次，都没找到我爸爸的下落。”

端午语气沉重起来，停了一停，说：“不见爸爸回家，也不见他捎信回来。那时候，我妈妈肚子里怀上了，心里担心，生了重病，遇上难产，也死了。”

安生听得心里沉重起来，为端午失去爸爸妈妈感到伤心。

端午吸着鼻子，说：“家里就剩下我、爷爷，还有我姑姑。有人来家里给姑姑说媒，姑姑不愿意嫁出去，她要把我带大。姑姑的婚事拖了好多年，姑姑已经二十五六岁了，可是姑姑不愿意嫁出去。”

“你姑姑，她对你真好。”安生说。

“大前年冬天，有个过路的人，走到陈家湾时，已经天黑了。”

“他走到你家里了？”安生猜测道。

“他走到村口的造纸坊，我爷爷正在那里做事。他问我爷爷，能不能找一户人家，让他住一晚。”

“你爷爷让他住到你家里了？”

“嗯，我爷爷经常挑着土纸出门去卖，知道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对陌生人特别热情，就留他住下了。”端午说，“那天晚上，他和我爷爷喝着米酒，说了很多话。他对我爷爷的造纸坊特别感兴趣，第二天就没走，一连住了3天。他帮我爷爷踩纸浆、起纸、焙纸。爷爷说，他是做工夫的一把好手，造纸的那些活，他没做过，可是一学就会了。”

“你爷爷看中他了。”安生说，“他后来成了你姑父？”

“你猜对了。不过，先是我姑父看中我姑姑的。

他对我说，我姑姑做的菜特别好吃。”端午说。“哎——”两个人舒了一口气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他们的脑子里，浮起美好的回想和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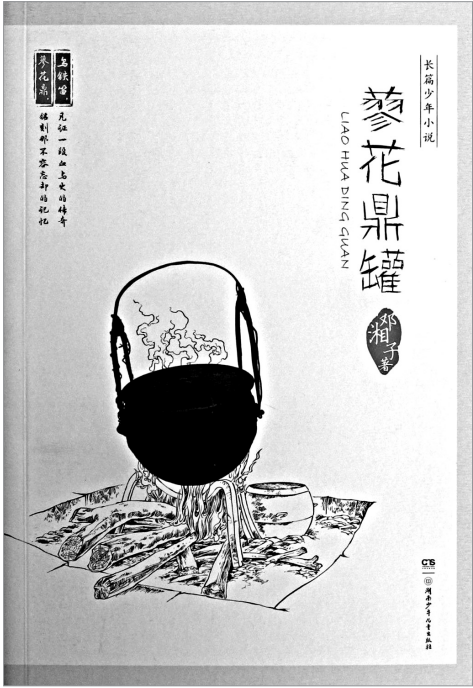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山里的男人，腰上都习惯扎一条汗巾。”端午接着说，“我姑父腰间扎的汗巾里，插着一支短短的笛子，叫乌铁笛。那是他用做鼎罐的乌铁铸造的。他要离开我们家的那天，大清早，他就起床了，在我家菜园的篱笆边吹笛子。”

“那笛子很沉吧？吹出的声音好听吗？”安生问。

“笛子很沉，可是吹出来的曲子，特别好听。我姑姑在火塘里做饭，听着笛子吹出的曲子，忘记撒柴火，鼎罐里的饭被烧出焦味了。”端午停了一下，“过了十多天，我姑父挑着一对鼎罐，又到我家里来了。”

“他挑着自己做的鼎罐，来提亲了。是不是？”安生问。

“是啊，他可不找媒婆，直接对我爷爷说，他已



时，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。那是一个石子从山顶的洞口落下来，落在潭水里，漾起了一片水花。“啪”的一声。

那个声音久久地在洞里回响，在他们心中回响。

他们屏住了呼吸，看着河水在柔光里激起层层波纹。

安生和端午仔细地看，看到一根绳子从高高的洞口垂下来，在轻轻地晃动。他们的心快要跳出胸口了，一定是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了。他们惊喜极了。

奇怪的是，他们等了一阵，没有听到洞口传来说话声。潭水的波纹平静了，那根绳子还在那里，洞口上方却没有一丝声息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安生脱下衣服，跳进潭水里，游近去抓住了那根绳子。

他游回来，把绳子递过来。端午接了绳子，用力一扯，绳子下端系着一块不大的石头。

“也没人说话，就丢下绳子，怕是神仙来救我们了吧。”端午说。

“肯定有人听到我们的喊声了。这绳子，是军队里才有的。”安生看绳子是一寸宽的帆布绳，扁平，崭新，草绿色，他兴奋地说，“肯定是国军听到了我们的声音，丢下这绳子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呢？”端午问。

“他们可能不愿意发出声音。”安生想了想，“他们要悄悄地爬上龙烟山，去打武阳的日本鬼子，可能让鬼子发觉了。”

他们心里激动起来，试着扯了扯绳子。绳子在洞口上方系得很结实。

“有了绳子，现在要靠我们自己爬上去了。”安生拉着绳子说，“洞口那么高，用双手爬不到顶的，我教你用脚踏步云结。”

他抓住绳子，双手移动着往上攀去。

“人爬到绳子上，腾不出手来打结的，得用脚踏结。”安生抓住绳子，身子到了半空，晃晃荡荡的。他用左手抓紧绳子，右手把绳子的下端往上拉，让绳子形成一个弧形，脚踏在绳弧上。

“这样踩上去，不稳当的。你看好了，得用脚打一个结，帮助身体往上升。”安生双手抓紧绳子，膝盖弯着，用脚绕着绳子打出一个结，然后把两股绳缠紧、抓紧。他让脚掌套进绳结里，脚伸直了，借助绳结的支撑让身体上升。

“打好结后，用脚踩在结里，身体往上移动。脚踩在结里，这样就省力多了。”他说着，又用脚打了